



神农谷。张孝红摄

# 行走在初夏的神农谷(下)

张孝红



在珠帘瀑布稍作停留,我们继续上行,约700米到达楠木坝集散中心,再拾级而上,经一线天、黑龙潭、过桃花桥左拐,则进入丛林幽径。沿途欣赏石白群、石板滩美景后,到了石板滩桥,前方似已无路可走。接进山时当地人的提示,我们站在桥上仔细观察,果然发现了桥右前方那条小路。据说它曾是神农谷去东坑的必经之路,以前去东坑观瀑的游客,谷里的原居民和管理局的工作人员,都是在此道上往来通行。随着大景区至回心里的车路开通,游客多开车从大院至回心里,再步行至东坑看瀑布。现在这条道行走的,多是户外爱好者,或垂钓的人,偶尔也有几个居民。游人罕至的小道上,那林雾沁润的青苔、疏影斜织的藤蔓,仿佛是岁月的侵袭。那些透过密林叶隙的阳光,忽而在藤蔓间滴露,忽而又像舞台追光灯,在我们身上和苔藓小道游戏。

伴着谷内的鸟鸣涧水声,走了约3000米后眼前豁然开朗,一条水泥路两幢红砖屋横亘在前,敲门却空无一人。向左还是向右我们犹豫了,抬头见“山味园餐馆”附有电话,打过去主人热情告知左转过桥。果然,待过桥后即见一醒目目标牌“观瀑最佳线路,由此前行120米到达回心里”。顺着指路牌上山,几分钟到达山顶后又下山,回心里农家院赫然映入眼帘。听说我们要去东坑瀑布,主人连声说“不远了不远了,不到两千米”。又特别提醒,前面三岔路口一定要右拐,左拐就走向大院去了。主人绝对热心的举动,恰如他院墙“回心里 贴心里 甜在心里”的广告。

我们前行到了三岔路口,按主人提醒右拐后,逆镜花溪而上。溪中怪石俯仰,形态如狮似虎,溪水清澈激湍。见此心痒痒地我想脱鞋玩水,被先生制止,直至他答应下次来溯溪才作罢。往前地势也越来越陡峭,流水撞击石头的咆哮声也越来越大。爬过一段陡坡,但见高山之巖出一线银河,在白云、蓝天和绿树间成三叠下泻飘落,这便是神农谷最高最大的瀑布,它也是湖南省

旧事

## 谷缸井

尹建英

位于炎陵县境内中部的沔渡以地处沔水渡口而得名,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朱德、陈毅等开国领袖曾在此从事革命活动。省道S321穿镇而过,是炎帝陵、神农谷国家森林公园、井冈山等著名景区的交通衔接点,在古代便有“吴楚要津”之美誉。

我的家乡就在沔渡镇九都村城上组,距老家一里不到的村中央,有一口井,名叫谷缸井。谷缸井不是有些年头了,从井口四周铺的青石被人踩得平坦光滑而油亮瓦亮的程度就能够知晓,听父亲说,在他还是孩子的时候,就常有探矿专家来村里勘探,带着各种神秘的工具,左敲敲右捶捶,不是挖土就是取水,告之古井附近有丰富的矿产资源,不要破坏,于是村民们对古井倍加爱护。

井水冬暖夏凉,清冽甘甜,而且从未枯竭,每年夏天村民都会自发淘井。淘井是件体力活,起码要三四个壮劳力,先得将井内的水打掉一半,才能下井,下井的人通常会喝上几口米酒驱寒祛湿,然后一鼓作气灌干井底。井底水灌干后,泉眼会流出新鲜的谷子,完完整整,粒粒饱满,溢出谷子的数量总与淘井人的一餐口粮不相上下。对于这类说辞,我很是疑惑,几次追问父亲,谷子究竟从哪里来?水中的谷子为什么不发芽?父亲答不出所以然,但父亲说他亲历过。上周回家的路上,听到90余岁的舅爷爷也说起谷缸井出谷子的事,似乎得到了应验。会出谷子的井,被村民赐予“谷缸井”的美称。

谷缸井深近两米,呈圆筒状,是一眼直径一米五左右的大口井。井内壁由天然的石头垒砌而成,井的正前方有一块青石和麻石不规则拼凑组成的前坪,井四周留有一米宽宽的井沿,井沿与路基之间的护坡仍为大大小小的石头错落堆砌而成。

谷缸井是村里最热闹的所在。童年的记忆里,乡村的清晨,当屋顶还没升起炊烟,最先活跃的就是村道上挑水的身影。那时家家户户的厨房摆有一个大大的瓦缸,专门用来装水,瓦缸的容积一般都能装上两三百斤水,够得上一家几口一天的用水量。清晨的水质最好,于是争先恐后挑早上的井水,成了许多村民的执着。无论是硬朗的汉子还是小巧的村姑,总能麻利地把水桶往下轻轻一搅,满满地拎起一桶水。一根扁担两只水桶,来时晃悠悠,回时颤巍巍,挑水人的脚步却平稳而轻盈,腰板挺得笔直,宁静的乡村最早的问候与一天里的盘算几乎都是在挑水的路上完成的。

谷缸井是村里的新闻直播间。饭后的轻闲时光,从甬里、幸福、城上组陆续汇集而来的妇女们在前坪边揉衣搓被、洗洗涮涮,张家长李家短地聊天。人多的时候,后来的人只能将脚盆、脸盆、铁桶搬到井上方的村道摆放,盆对盆、桶挨桶,里三层外三层,唯唯喏喏,形成乡间独有的多重唱。男人们掏出烟袋,很麻利地用

第一高的东坑瀑布(又名神农飞瀑),落差235.2米高的瀑布如天奔泻,气势磅礴,一级撞击一级,真是惊心动魄。虽已看过多次的我们,仍止不住兴奋。先在第一观景台远看,觉得不过瘾,又爬楼梯到第二观景台近看,录视频、拍照留下瀑布初夏的壮美。此时计步器显示我们已走11公里多,时间也到了中午12点半,于是从背包中取出煎蛋、油淋辣椒、粽子和黄瓜,蓝天白云下,和先生席地而坐,吃着山风拂过的简餐,听着轰鸣的水声说笑,任飞瀑的水雾轻吻脸颊,我想,这大概就是幸福最原始的模样吧。餐后正准备下山时,上来三十多个户外重装徒步者观瀑,交谈中可知,他们是江西人,从雷打石过来的。我原以为到东坑观瀑,要么从大院方向开车来,要么从神农谷方向步行来,听他们说雷打石有点云里雾里。也许领队看出了我的不明白,又补充说,雷打石在井冈山茨坪的荆竹山,那里和东坑有条小道相通,但山路崎岖艰险些,据说当年毛泽东上井冈山就是走此道。又听他聊了会井冈山荆竹山景区,挥手道别后我们原路返回。

今天出发时想着丛林穿越,难免有荆棘异物挡道,为安全起见,我带了把长砍刀准备开路,但沿途畅通没派上用场。而清甜的山泉一喝就上瘾,我们忘了带自带的矿泉水。回程时,想想背着这些无用的东西走了十几公里,我心里硬是觉得太不划算,赌气地把矿泉水倒给大山喝,将空瓶灌满山泉放入背包,拿出长砍刀,边走边砍野荆棘,哪怕细小的也不放过。看到物尽其用,真是畅快淋漓,心里涌起圆满的喜悦,先生却笑我小孩心性。

来时山径盘绕摸索缓慢,观瀑看景拍照,走走停停。归时熟径轻踏足下生风,林风簌簌吹散了倦意,半日跋涉竟似弹指,不觉疲乏已到徒步终点。打开计步器,显示全程16.82公里,用时6小时39分。问先生感觉怎样?出发前早已准备今天累成狗的他,此时却对着我比了个耶,笑着说轻松拿捏。日影西斜,开车返城,回想今天观瀑的欢喜、醉酒的惬意、徒步的畅然,蓦然惊觉,我们步履量过的,不仅是山径的长短,更有心境的起伏。其实最幸福的旅程,不过是有人相伴,把陌生的风景走成心底的归途。

裁好的小方块纸卷着烟丝,在纸张边沿沾点口水黏合,然后坐在井上方的路边石上悠然地抽着,边陶醉地吐着烟圈边不失时机地搭一茬。孩子们则爱挤在井沿,看井底那一汪清泉中自己荡漾的倒影或挽着袖子紧挨着洗衣盆肥皂泡。大人们也不恼,有说有笑,议论着自己的所见所闻和奇人轶事,那时人们生活中所获取的信息大多来源于此。

谷缸井的乐趣是无穷的。童年的夏天,没有冰箱。我们的冰镇饮料,除了偶尔能吃上一根从镇里运过来快要融化的老冰棒,最给力的还是村里那口清凉的井水。用冰凉的井水将西瓜、黄瓜、西红柿冰镇后,一口下去凉飕飕甜滋滋的味道令人回味。我们上学的路上要经过谷缸井,没有哪个孩子能抵挡得住那一缸井水的诱惑,总能找到不同的玩法,趴在井边,把脑袋向井口探去,想看清井到底有多深?水从哪个泉眼来?什么时候满?偶尔顽皮地丢一两个小石子下去,对着井面大声地喊“喂、喂、喂”,不厌其烦地听井底的回音。或者用野草秆子抽制成空心管伸到装有井水的容器里吹泡泡,拿香子叶滚水球,用薄纸袋扎洞做花炮,把小塑料瓶装满水当水袋,握在手心,贴在脸蛋,夹在后背……有时还会把从田里抓到的小泥鳅、小虾放进井里,看它们在清激的井里畅游。

村民们对谷缸井是敬畏的,老人们不允许小孩子去井边玩耍或追逐,不允许小孩子往井底丢东西。老人们说“井里有井神,不要惊动,井神犯怒了,我们就没水喝了”或者是“头上有雷公,你怕不怕”之类的话吓唬我们。逢年过节,杀猪宰羊时,村里老人会带着香烛和食品到谷缸井上供,井头挂上几张纸钱,跪下磕几个头,起身再作个揖,记得,我四岁左右在一个月朗星稀的夜晚,跟着哥哥到爸爸的瓦厂玩,弄脏了手,跑到井边洗手,一不小心滑进了井里。所幸我手扒着井沿挂住,很快被附近的村民救起。母亲说谷缸井有井神,谷缸井从来没有淹死过小孩,连小小的动物也没有伤害过,是井神在赐福村民,护佑百姓。

如今,再次回到家乡,已是另外一番景象,白墙黛瓦,绿树成荫,曾经的土坯房不知何时已被风格独特、巍峨耸立的小洋楼取而代之。昔日的泥泞小路变成宽敞平坦的水泥道路,直抵家门口。家家户户用了自来水、洗衣机,村中渐渐少了扁担挑水的身影,谷缸井也褪去了往日的喧闹场面。尽管已经很少有人光顾,可是村民们没有忘记这座古井昔日的养育之恩,还像过去一样爱护它,每年照例淘井。谷缸井周围用石头垒成的井围、大青石板的井台、麻石的井沿都被保护起来,排水沟进行了硬化,立了饮用水源保护的牌子,每夜暴雨来临,沿途路灯亮起,谷缸井就像从来没有荒芜一样,继续见证着我们的家园日新月异,焕发出生机勃勃。

生活家

## 回音未远 ——写给消失的留声机

颜盼

留声机停止旋转的那一刻,我仿佛听见世界的耳朵轻轻合上。

那台老式的留声机曾经摆在祖父书房的一个角落,始终如一地占据着那方阳光最柔软的地带。它外壳是深栗色的红木,盘面泛着青铜的暗光,唱针安静地栖在一侧,如同一只沉睡的知更鸟。

小时候我最喜欢的事,就是站在那张绿呢地毯上,看祖父小心翼翼地唱片架中抽出一张漆面的唱片,轻轻擦拭,再小心地把它扣在转盘上,动作温柔得像在抚摸一个刚睡醒的孩子。唱针落下,沙沙声响起,旋律便从远方被牵引而来,如水波荡漾,穿过时间的褶皱。

那时我不懂这些旋律的名字,却记得每一次响起,都是从别人的记忆里偷偷流进我的心里,带着过往光阴的气味;有的是炉火的暖香,有的是洋油灯下的金属味,有的甚至像是旧信封里泛黄纸张的干净灰尘。

二

留声机并不会说话,但它始终在“讲故事”。它讲的是旧时光的音节,是人类第一次学会将声音封存在唱片上的奇迹。

有人说,声音是最难保存的记忆,因为它比影像更无形,比文字更易散。但留声机偏偏以一种几近仪式感的方式,把声音的灵魂封在唱片那一圈一圈的螺旋里——像年轮,又像暗涌。

每一次唱针落下,都是一次灵魂被唤醒的仪式。

祖父最常放的一张唱片是《梁祝》。那琴声如泣如诉,从最轻微的拨弦开始,一步步升腾到高处,再缓缓跌落。那时我还小,并不懂其中的哀婉与深情,只觉得那些旋律像风,像从窗缝里钻进心头的雨露。他有时也放外国的老爵士,萨克斯风悠扬地飘在午后阳光里,连隔壁的老猫都忍不住眯起眼睛。

三

后来祖父过世,老屋拆迁,唱片和留声机被母亲妥善封存。再后来,我长大,城市在喧嚣中失去了低语的耐性,每一次音阶升级都是在抹平过去声音的棱角。而我,再也没有听过“沙沙”的前奏。

世界变得太清晰,太干净,太快。我们习惯了数字音乐的随开随关,耳机音浪的精准定位,却再也听不见那种“声音在空间中缓缓打开”的过程——那是留声机独有的仪式感,它不急不躁,不疾不徐,好像每一次播放都是一次重逢。

我在一家老旧市集看到过一台留声机,样式几乎与祖父那台一模一样。老板说:“这是摆设,不能用了。”我却忍不住站在那儿许久,好像耳朵还记得那个声音。你有没有发现,很多老物件的消失,并不是它们坏了,而是我们不再愿意等它们慢慢发声了。人啊,好绝情啊!

四

有时候我想,声音这种东西,是否也是有命运的。留声机时代的声音,命运温柔,它们从容、耐听、带着颗粒感与岁月的柔光。而今天的声音,高速、饱满,却太易被替代,太缺乏重量。我们一边收藏更多歌曲,一边遗忘得更快。

我想念那种“听一首歌是件大事”的年代。那时候,每一张唱片都是一次旅程的邀请,你要小心擦拭它、端正坐好、关掉其他杂音,然后虔诚地等待那一曲奏响。而现在,播放键太轻,选择太多,注意力太碎片。

我不是说过去更好,而是说,过去的节奏里,声音曾是一种庄严的相遇。

五

我终于在一个旧货仓库买回了一台留声机。它当然不是祖父的那一台,但在我打开它的那一刻,我仿佛听见了那熟悉的“沙沙”声——像是谁从尘封中转过身,轻轻向我点头。

如今,我也收集了一些旧唱片。最早的是30年代的老京剧片段,女声清脆,仿佛隔着半个世纪对我说话。还有邓丽君的《月亮代表我的心》,唱得不那么精致,但多了一份“唱给一人听”的笃定。

那天我把唱针落下,闺蜜好奇地凑过来:“这是什么?”我说:“这是会说话的圆盘。”她听了一会儿,说:“它有点慢,但挺好听。”是的,“它有点慢”,但也正因为慢,才足够让心跳跟上。

六

现在很多人说留声机是“复古风”“文艺摆设”,但对我来说,它不是风格,是记忆,是温度,是一种被现代节奏遗忘的声音姿态。

我曾试图用现代设备还原那种味道,模拟器、黑胶播放器、数字滤波……都很清晰,却都没有留声机那种略带杂音的温柔感。

原来,有些声音,不是你播放出来就能听到,而是你要先放慢心,才能听得见。

有一天,我在老城区散步,听到某家窗内隐隐传来《夜来香》。那不是现代流行,而是真正从留声机里放出的老歌,音质不算完美,唱腔也有些模糊,但我竟一瞬间想起了祖父、绿呢地毯,还有那个角落的阳光。

那一刻,我几乎落泪。不是因为这首歌多感人,而是因为太久违地听见了“时间”本身。

七

我曾打电话给朋友,说我想买了一台留声机。他问道:“你不是太怀旧了?”

我笑了笑。也许吧。但我觉得怀旧不只是回忆过去,更是提醒自己不要忘记——声音,曾是我们与世界交谈的方式,而不是背景噪音。

每一段旋律,每一声轻响,都是时光的手指,在你心上轻轻一划。我想,也许我们这一代人不会再习惯慢慢调节音量、擦拭唱片、等一首歌“出现”。但也许有一天,我们会因为一次偶然的停顿,重新想起:原来有一种音乐,是要用心去听的。

它不吵,也不抢。它只是站在那里,像一段被遗忘的亲昵旧事。

八

闺蜜有一次歪着头问我:“丫丫,你小时候最喜欢的声音是什么?”

我说:“是留声机启动时的‘沙沙沙’。像风,也像回忆,还像梦要醒之前的轻声叹息。”

她点点头,然后继续听着我放的那首老曲子。

而我则静静坐着,听声音一点点浮现,旋转,像旧时光一样,缓缓归来。

现代诗

## 母亲的菜园(外一首)

过德文

园子不大,只有三块半土  
记忆里,从未荒芜过  
辣椒,豆角,苦瓜,红薯,包菜  
各自用自己的方式,轮番着  
从泥土深处长出酸、甜、苦、辣、咸

播种,移栽,采摘  
松土,施肥,浇水,拔草,治虫  
既是体力活,又是技术活  
总有停不下来的农事  
劳作带给她快乐、幸福和享受

野草和虫鸟是最揪心的事,她知道  
所有向上生长的生命  
都需要精耕细作,用心呵护  
拖着年迈瘦弱的身躯,她用自己  
照料这一方菜土,照料四季光阴

多么神圣的领地  
尘世间,所有的山珍海味  
都抵不上这畦菜地  
弯着腰,俯身蹲在菜畦地上  
晨光照着,母亲  
像披着一件五彩光色的袈裟

## 每一寸光阴都可成诗

在城市的阳台上  
窗外是春风和着细雨  
如烟的光阴晃动着人性的欲望  
你说,每寸光阴都可成诗  
我们的心突然一亮  
望向北去的湘江  
轻叹息,不知浪费了多少  
可以成诗的灵感  
其实岁月也没有那么矫情  
尘世间不缺好的诗行  
而是缺少竹杖芒鞋的行头  
让时光去忏悔吧  
听着听着,一岁的女儿也入神了  
我推着婴儿车  
推动着一首美丽的诗歌

记事本

## 停驻的阳光

姜晓凤

堂屋的门半掩着,妮妮坐在轮椅上迎接久未归家的儿子。夏日的鸟鸣与蝉声裹挟着滚烫暑气涌进屋内,我们陆续走进堂屋,怀揣着某种不言而喻的心情,围绕在妮妮的身边——她坐在轮椅里,静静停在门槛边,身上红色的棉布衫在斜斜的阳光里格外鲜亮,仿佛时光特意停驻,不忍挪移。

妮妮九十岁了,一头青丝仍如墨染。她素来爱美,隔些日子便要染一次发,绝不肯让半根白发显于人前。母亲俯身贴近妮妮:“给您干洗下头发吧,舒服些。”轮椅靠背垫上厚厚的毛巾,母亲取水来,温水如一条温顺的小溪,缓缓流淌过妮妮稀疏的发丝。那水很轻柔,沿着发梢流下,仿佛也静静流进了我们每个人的心里。母亲干洗的手法让妮妮感到久违的舒服,妮妮的眼皮微微颤动,枯瘦的手肘而蜷缩起来,时而又缓缓舒展,似是想要握住这满堂温暖的暖意。姑姑与姐姐在一旁递水递物,我们众星捧月般围绕在妮妮四周,像嫩叶依附着古树的枝丫,将妮妮脸上皱纹里漾开的笑意,小心接在手心。那天,大家都说妮妮气色好了些,气顺了,病也一定会轻些。

谁知第二天,妮妮便如落叶般悄然离我们而去。悲伤如同窗外渐渐沥沥的雨,一滴一滴,渗进家中每个人的眼底。最难熬的,是我们和妮妮相处的最后一个夜晚,堂屋里香烛与纸钱燃尽后的青烟袅袅盘旋,缭绕不散,父亲佝偻着身子在灵柩前,跳跃的火苗在他浑浊的眸中明明灭灭地闪烁着,像无声的泪光。我望着父亲悲恸的身影,心头更是酸楚难抑;悲父亲从此失去了停靠的驿站,悲自己再无人唤一声“妮妮”,悲那曾经温暖的身躯,如今冷冰冰地躺在森然厚重的棺木里……过了这晚,妮妮从此就长眠青山了。

妮妮走后的第四天,姑姑告诉我,妮妮留了两笔钱给我。她生前常念叨我儿时找男朋友,其中一笔托付在姐姐那里,待我成婚之日再郑重交予。我霎时忆起妮妮生前是何等节俭:身体尚健时,她常在房前屋后弯腰拾捡散落的瓶瓶罐罐和废弃报纸;儿孙们孝敬她的红包,每一分钱都被她妥帖地收进那个磨得发亮的存折里;就连清道的麻将桌上,她也总是舍不得玩大一点的筹码……这些从牙缝里抠出来的钱,竟为二十七子子孙孙——从襁褓中尚在吃奶的重孙,到远嫁日本的孙女——人人备下了一份沉甸甸的牵挂。那本被摩挲得起了毛边的旧存折,上面密密麻麻记下的数字,是妮妮用尽最后力气,写给我们所有子孙的无声长信。

记忆里妮妮的房间,是我们儿时的百宝箱,那里存放着她的零钱和心事。每次我回去,她总会唤我到里屋,有时是硬糖和怀旧糕饼,有时是她自己腌的剁椒制品,有时是几张叠得整整齐齐、带着体温的零票,硬硬地塞进我的手里。还有一些妮妮轻声的嘱咐,那些嘱咐,年年都不一样,“好好吃饭,长身体”“听爷爷的话,莫惹你娘生气”“用功读书,考个好大学”“好好工作,常回来看看妮妮”“要找高一点的男人,至少要家里叔伯伯哥哥差不多高”“下次什么时候回来看看妮妮……”

最后一面,是乡里的入殓师为妮妮整理遗容。我们都站在一旁,心中翻涌着难以言表的滋味。妮妮面容安详,像是睡着了,只是我们的哭声再也未能将她唤醒,往目一丝不苟的乌发露出了灰白的发根,如同被岁月侵蚀的河岸,沉默地诉说着她最后时光里已无力再染的疲惫。我怔怔望着,眼前却不自觉浮现出母亲为她干洗头发那日,温水流过那精心梳理的头发,也流过她满是皱纹却安宁的面容,那日的水珠与此刻悄然滴落在我手背的泪,皆是透明,却一热一冷,划开了阴阳两界不可逾越的鸿沟。

门槛那端,粉红色的棉布衫上的阳光,永远停驻在那个午后。生命的光亮虽从我们眼前消逝,但血脉深处传递的爱意,却能穿越生死之门,在时光里重燃火焰。当未来的某一天,我轻轻触摸那件穿过时光封存而来的率性,堂屋里曾经漏进的蝉鸣,定会重新漫过岁月的堤岸。那时,我又会清晰地看见,我的妮妮就坐在那儿停驻门槛的阳光里,笑意盈盈。